

57

4

爱情小说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24757

5294

002255

爱情小说集



XWTS 0023490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甘 晓 培

爱 情 小 说 集

本 社 选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162,000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060 定价：0.55元

目 录

眼镜·····	刘富道 (1)
清油河上的婚事·····	贾平凹 (22)
三个李·····	李建纲 (44)
初春·····	从维熙 (80)
我爱这一行·····	朱树诚 (105)
女列车长王兰的婚事始末·····	傅百龄 (118)
新人恋·····	谦 克 (133)
白雪·····	王萌鲜 (149)
“不称心”的姐夫·····	关庚寅 (177)
姻缘·····	孔捷生 (197)
爱情的位置·····	刘心武 (218)
香水月季·····	李 陀 (247)
编后·····	(258)

眼 镜

刘 富 道

下了班，我推着自行车正要走，突然背后有人喊：“魏荣，等等！”回头一看，是我们铸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。她四十多岁，人挺热乎，我们平素就称呼她许师傅、许大姐、许姐，怎么亲热怎么顺口就怎么叫。我叫了声许姐，等她推过车来，一起汇入下班的人流和自行车纷杂的铃声里。

“魏荣，我们推着车慢慢走会儿好吗？”出了厂门，许大姐说。

“好，大姐。”

许书记眉梢轻快闪动着，甜甜叫我声荣荣，问我今年二十几岁了。

“许书记，我二十几你能不知道呀。”前两天她还有意无意问过，这会儿又问，要说啥呢，我心里扑扑腾腾的。

“你的个人问题怎么处理呀？”

“个人问题”是个“代名词”，那意思谁都知道。大姐提起这事，我脸热得发烫，装做不懂地问：“啥个人问题呀？许姐。”

“傻丫头！你看中谁呀？”

“谁呀？”我心里好慌乱。

“谁，你心里没数？！”

“许姐，你说谁呀？”我又害羞，又想听听。

“谁呀谁呀——看你急的！”许大姐停住脚步，双手扶住车把，扭过身来，故意逗我一笑。

“许姐！你别……”

许姐慈爱的脸庞上，顿时抹上一层神秘而认真的神情，她把车停在马路边边上，伸手拢了拢我掉在前额上的头发，又扯了一下我的衣领，亲切地说：“我们一个车间的，给你们家打过炉子的那位，你不喜欢？”

“啊？！大姐，你说眼镜？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今天也这么称呼他？”

“许姐，你真会开玩笑！”

许姐抿起嘴笑，一对好看的眉梢又轻快地闪动着，好象她看出我和陈昆有什么秘密似的。

我心里简直象撒了一把红糖拌辣椒面，不知道是甜还是辣，慌忙说：“许姐，选他当积极分子，我举双手赞成；可要我选他……”我话没说完，跳上车飞快跑了。

身后，远远传来许书记的声音：“荣荣，想想，别急……”

一阵风跑回家，上了楼，我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哎呀，心里乱死了，周围的亮光和声音，都那么叫人讨厌。衣柜上的水银玻璃，平日上班下班我总要对它整理头发，整理我那非常合身的蓝色工装，这会儿，它仿佛是他那副高度数的眼镜。咖啡色的镶边，突然发黄了，和他那

老黄老黄的眼镜框一个样；我下意识扭过头，哎呀，电灯泡，玻璃杯，圆瓶盖……幻变成一副副眼镜，一起直瞪瞪地望着我，如同他平日对一切事物都要考察一番的神气；我闭上眼睛，不去看什么，却又摆不脱声音的缠绕，临窗马路上，汽车穿流不息，操着不同的腔调：“滴滴——滴滴——”象厂里一些人或者善意或者恶意地叫他的外号：“眼镜——眼镜——”

“爱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，我……”心里一急，我直想哭。

妈妈来喊吃饭。我这么伤心的样子，可惊动了一家人。妈妈着急地说：“荣荣，干啥这样呀，有事说给妈妈听。”爸爸也进来说：“魏荣，都是党员了，啥事不兴对你们许师傅说说，到底是为什么伤心啊？”他们只是问，只是劝，我啥也不说。好一会儿，他们只好先去吃饭。

晚霞收起了娇艳的脸面，街灯投进了抚慰的柔光。市街传来一片欢声笑语，毛主席三项指示的劲风，吹遍了全市，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鼓舞人心。我也是干得满快活的人，却冒出了这么烦人的“个人问题”，真是！我没有开室灯，懒懒地斜躺在床上。厨间，不时传来声响：刷洗锅碗，掏炉子，妈妈不间断的自言自语。一会儿，妈妈端着碗进来，喃喃说着：“哎，一天烧三遍火还嫌不够，还要我烧四遍。哎，亏得陈师傅打的炉子好烧，眨个眼，面条就熟了。这，吃了睡！”

一碗面条在床头柜上冒着热气，我瞥了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哪个认得陈师傅陈师傅的！”

妈嘴一撇，说：“这个伢，有气朝我出可以，你朝人家陈师傅出？”

“我不认得他！我不认得他！！”

“鬼东西！怎么哪？陈师傅给我打炉子，打出了名，左邻右舍哪个不认得他！”妈妈一个劲唠叨，我懒得理，她越说越起劲了，“是你说的，陈师傅是个知识分子，肚子里有货，学问深，厂里技术革新少不了他。你们厂的那个跳得高，他怎么当了副主任的罗，狗屁不懂，还批陈师傅什么白专道路。你们许书记来，我说，陈师傅会打炉子，她说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党培养起来的，不容易啊。是你说的，别看他戴副眼镜，样子吓人，其实没有臭架子。你请他来，我看他戴副眼镜，真不敢相信他那个大知识分子，泥得好我的小炉子，怕他拿不下来。看他的手艺，象那么回事。我就喜欢这种人……”

“你喜欢，你喜欢！你少说几句好不好，妈！”

“好，好。我不说，你吃，冷了！”

妈出去了。我把面条一根根朝嘴里挑，也尝不出咸淡，心里七思八想，想来想去离不开他。请相信，我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感情的萌芽。不知为啥，他那瘦长的身条，不修边幅的模样，叫一副眼镜损害了的仪表，偏偏在眼前晃来晃去……

陈昆是工学院铸造系六二级学生，一九六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，他分到我们厂我们车间。以往大学生到厂当技术员，算技术干部。他到厂，要求下车间，跟着工人师傅从打炉子、做砂模学起。他在车间很能

干，师傅们喜欢他，要求厂里发给他劳保服。渐渐地，铸造工活路他都会做，进了新工人，许书记让他带青工，也就有人称呼他陈师傅。

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，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，年纪轻轻的，戴副眼镜，平常说起话，不知哪来那么多词儿。有爱听他摆，佩服他的；也有人只要见他开口，就嘴一撇：“知识分子！”我们厂里的那个跳得高——就是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角色，从来不喊他的名和姓，开口就是“臭老九”。对于他这种态度，群众也颇为反感。然而，这么一种观念，却不胫而走，无形中影响着一些人，好比是一种病毒流行，你不喜欢感染，又难以幸免。陈昆，也为这点苦恼过。眼镜，似乎也成了他这种不光彩的外部标记。

我有些同情他，眼镜常常弄出些故事。听别人说，有回下班洗澡，眼镜叫水蒸汽蒙住了，他只好取下挂在衣钩上。洗完澡，摸衣钩，眼镜不在，又四下摸不着，急得直喊：“哪位师傅做做好事吧，我的眼镜呢？”老师傅、小青工笑着帮他找，也找不着。这时墙角有人喊：“眼镜（这是在喊陈昆）！眼镜在这里呐！你来，你来呀！”这声音是跳得高，他那时还算我们工人中的一员。有位老师傅明知是挑衅，上前忿忿抓过眼镜给了陈昆。

拿这当笑话传，我笑不起来。

也许是我平素不笑他，又是个党员，他爱同我说话。我们都在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里，一起说话做事的机会多，听他的词儿也不算少。

我们家台炉坏了，烧顿饭伤回脑筋。妈说：“你们车间

不有大炉子吗，家里的小炉子，你就不能动动手呀。”休息时我真的动手，炉膛糊得可好，抹得光光的，看着真好看，一烧却开裂了，妈直笑我。我隐约听陈昆说过，他也打过炉子，闹过笑话，后来打得又好烧又省煤。可没听说谁请过他。我请他，他说很荣幸。他看过我泥的炉膛，眼镜一扶，什么材料性能呀，含水量呀，还有抹得太光是出力不讨好，事倍功半呀，由他摆词儿。说着，他和好泥，几下泥好了。我一看膛壁，象大礼堂拉毛的吸音墙，好毛糙。瞧，他还摊开双手自我欣赏，发议论：“你别看不光滑，难看，有这样一些小的凸凹面，增大了表面面积，泥里的自然空隙又没破坏，水分挥发快，容易风干。”他又要扶眼镜，那玩意长时间压迫鼻梁一定不舒服。可一看手上尽泥，他只好拱起拇指关节完成了这道工序。我真想笑，主要笑他道理多。等我妈一试烧，好得很，我想真还有理呢。妈说：“你给陈师傅捎个信，什么时候煨了汤，请他来喝一大碗。”这个意思，我贪污了。心里佩服他，感激他，可带他到我们家喝汤不是时候，不不不，是绝对的不合适。

左邻右舍，都上我们家参观，请他泥炉子。我妈见到他就说：“陈师傅，瞧你不起，炉子烧得真爱人呐。等我家煨汤，叫荣荣请你来喝一大碗。你喜欢排骨汤，还是蹄膀汤？说啊？”陈昆推推眼镜说：“都喜欢，都不喜欢。炉子好烧，我心里比喝汤还舒服。”妈说：“看你这伢说的，请你来，就得来。”妈进屋我就埋怨：“妈，你真是！”妈说：“你才真是，人家帮了忙，这好个伢，感激感激不应该？”我说：“感激，放在心里头呀。”家里煨回汤妈就嚼回嘴：“把他请来吵。”我说：“哪

个他呀，就你多事！”妈说急了，我就说请请请。待我下班，看铍子里是排骨汤就说他不喜欢，是蹄膀汤就说他怕油大了，想法敷衍过去……

……哎呀，我怎么老想他呀，想他干什么呀？我一根根数完面条，筷子朝碗上一放，脑子里又映出他……

说他是知识分子，他又丢三拉四，表现出惊人的迷糊。这我一点也不夸张。有一天晚饭后厂里放电影，陈昆自告奋勇留车间值班。饭碗放在眼前，菜盖在饭上，他拿根筷子来回在饭碗上比划，好象研究从哪边打开缺口才合乎科学。电话铃响，他抓起话筒。那边说：“喂，陈昆在吗？”陈昆看室内无人，说：“陈昆不在呀。”那边说请他找找，他出去朝车间连喊三声：“陈昆，电话！”没人应，他回说：“他不在呀。”他又拿起筷子寻找进攻点。过一会儿，电话铃又响。“喂，你是谁呀？”“我，我是陈昆呀。找谁？”“就找你陈昆。你刚才哪去了？”“我一直在这里呀。”“还有谁在呀？”“就我呀。”“刚才谁接的电话？”“嗯——可能是我吧。”电话传来清脆的笑声，他听出是许书记，忙说：“书记找我有事吗？”“你需要休息休息了，我来值班，你去看电影。”陈昆心里有事，又怕说有事，就说：“我还没吃饭，不看了。”“怎么哪，还没吃？”陈昆支支吾吾的：“噢，这么回事，我的筷子问题尚未解决。”“这个宝贝！”许书记忙找双筷子跑过来，进门见陈昆一手拿一根筷子愣着，许书记也愣了，半天才说：“你呀你呀，你这个人！一手拿根筷子还找筷子，合起来不就是一双呀。”陈昆恍然大悟：“书记呀书记，你这一点，我就明白了。两根，一双，合起来，对对对，问题全解决了。”许书记看陈昆还呆呆地盯住筷

子发愣，心里一紧，急切地问：“陈师傅，陈昆，你怎么哪，你怎么哪？”陈昆如梦初醒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书记呀，你看，这根筷子，就是我们理想中抛砂机的大臂。这根呢，就是它的小臂，大臂小臂配合运动，就构成了抛砂的工作扇面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扇面！”许书记轻松地舒了口气，微皱的眉间，交织着爱抚和嗔怪，说：“好，好。扇面留着，以后吃。先吃饭，吃了看电影。”在许书记严密监督下，他终于百分之百完成了吃饭任务。不过，电影坚决不看。许书记陪着他，打打小工，帮他查技术资料，削铅笔，让他绘图。

这场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战斗故事，经过渲染，收入了《陈昆笑话集》——一本未经出版又流行甚广的车间文学；这则笑话的前半部，跳得高有用，经过“热”处理，上升到了路线上，成为白专道路的难得的典型材料之一，在评法批儒辅导报告上点了名：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，个个是满脑袋修正主义的儒生，陈昆不知道陈昆在哪里，岂有此理；值班严重失职，打仗怎么办？（足见跳得高是一位地道的忧国之士。）散会后陈昆偶遇跳得高，问他：“我也罪该万死吧？”跳得高冷冷一笑：“哼，不罪该万死，也要批得臭不可闻！”

听些或褒或贬的笑话，我开始不只是同情他的眼睛，还时而情不自禁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。我声明：只是羡慕，没有其它的意思。

真出鬼，我忽然好奇地想到陈昆这个人的“个人问题”，他爱过某个姑娘吗？女同胞（陈昆这样俗称我们）中的某一位爱过他吗？我推算着，大学毕业，有二十三、四岁吧，今年总有三十。平时上班干活，休息抱着书看，啃外科技资

料，一刻不闲。听别人分析，他这样的人，至今没谈个人问题，肯定是高的不成，低的不就。这也有道理。我不打听，也不问他这些事，生怕别人追查动机。车间的老师傅、大嫂子爱跟他开玩笑，也难说不是真话：“陈师傅，给你介绍个姑娘好不好？”他右手向眼镜架方向运动，样子象行举手礼，连说：“谢谢师傅关心，我这个人，名声不好，面目可憎，谁看得中啊。有人看中我，我们的跳副主任要干预了：路线觉悟不高，臭味相投！”陈昆的语言艺术，常常博得大家的欢心。我寻味着，所谓名声不好，无疑是上了几年大学，成了知识分子，加入了“臭”的行列；所谓面目可憎，当然是那副宝贝眼镜……

眼镜！眼镜！！唉……烦乱中我打定主意，再同许书记谈，还是那么一句话：让我选他当积极分子，我举双手赞成；要我选他……

深夜，市街的宁静和室内的宁静溶为一体，我心里有了主张，也平静下来了。

天蒙蒙亮，我早早到厂里，谁知比我早的还有，考勤簿上第一个签名就是他——陈昆。车间里灯亮着，陈昆蹲在大铸模边，昂着头想啥，眼镜片上缀着两颗亮星星。是往常，我就打招呼说：“陈师傅，你好早呀！”他会诙谐地答道：“表扬我呀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呀。”说是笑话，实是真话。许书记在党的会议、行政会议上，一次又一次强调要关心爱护知识分子，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。我也注意这样做。他呢，听到鼓励他的话语并不特别激动，可干得更

扎实，更顺心意。今天虽然不是“仇人相见”，却也“分外眼红”，好象他几日几时在我面前摆过臭架子，想着不是味。我朝前走，不理他。

也许脚步声打搅了他，陈昆把头向前探了探，似乎这才看清了人：“啊，魏荣同志。我正想找你谈谈呢……”

不等他把语意表述完，我说：“去去去！谈什么！”

他以为是开玩笑，不在意地说：“涂料，或者叫接触剂，是必要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，什么啊？！”我惊异地喊。我真担心许书记把给我提起的事，也同时跟他说了。要不，他干嘛跟我咬文嚼字绕圈子呢？

“我研究了中外一些科技资料，用潮模浇大铸件是可以的。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接触剂，也就是砂模涂料。”

哎呀，我如释重负，松了口气。他要谈谈的，是工作问题。

原来，自从中央召开了铁路会议、冶金会议，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、安定团结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以来，厂里生产形势一天比一天好。邓副主席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，非常正确地指示，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不改的人，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。厂党委报请局党委批准，把跳副主任调了一次，他到另一个厂子去了。全厂人心大快，干劲倍增，规章制度逐渐健全，劳动竞赛热气腾腾。我们车间，生产也逐日上升，可别的车间，车床、刨床、镗床、总装总感到吃不饱。铸造环节直接影响着整个生产流程。这些日子，车间干部急，工人急，我们三结合小组，日

子更要难过些。以往曾经试验过的采用潮模浇大铸件的问题，又提到议事日程。

陈昆说的这项新工艺，自然是我关心的。他蹲着说，我有意站着听，不叫他有丝毫亲近的错觉。正说着，许书记来了。她说：“你们俩都来得早呀！”说着，朝冲天炉走去。我心里一跳。怎么你们俩我们俩的，急忙跟上去拉住她：“许师傅，他在谈革新浇铸工艺……”

许书记莞尔一笑：“看你神经过敏的！我知道。”她又疼爱地看看我的脸相，说，“看你一双眼红的，哎，女孩子！你是不是还有话想说呀，我也忙，你也忙，抽空谈吧。”

这一天，我同陈昆一道做试验。选择了几种涂料配方，都不理想。许书记也在场，我一头扎在技术难点上，也没心思想别的。

又一连两天，我们又回到常用涂料上下功夫。按陈昆的提案试验，初见成效，只是工艺要求不够理想。试验有了眉目，脑子里偶尔想想自己的事。许书记见了望着我笑一笑，不说啥，不问啥，叫人急死呀。

仅仅四天试验，新工艺铸件经过鉴定完全合格，批准投产。厂党委指示，出光荣榜，挂像片，表彰为生产大干快上赢得时间的技术革新先进分子。车间党支部召开支委扩大会议，议定表扬名单，议到技术人员陈昆，也通过了。不用说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有人又提出：把陈昆提上去，上光荣榜，挂像片，在厂里会不会有争论。为啥提陈昆就有争论？我一听这话就有气。有人说了气话：“不提他，三结合要不要？怕争论，我看光荣榜别出，像也别挂。”许书记让大家冷

静摆一摆陈昆的表现，大家热烈地议论了一阵子。许书记做总结，说了一段精彩的话：

“同志们！这样议议也好，不议是非不明。我同意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。不是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吗，这里哪有一点阶级性！毛主席说，老九不能走。针锋相对啊。”毛主席风趣的语言引发出朗朗的笑声，大家兴奋地议论着。好久，许书记等大伙静下来才接着说：“为什么不能表扬陈昆同志呢。我们不需要知识分子吗，我们的知识分子多了吗？我们办大学干什么？是知识分子，一定就臭，真是反动逻辑。同志们，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指示，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政策，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。有人说会有争议，我看有一场斗争也不怕。”

我们厂正门内是条宽阔笔直的水泥路，路两旁相对竖立两排宣传栏，光荣榜就贴在宣传栏显要的位置上。出榜这天，我下班推着车一张张地看照片，目光同陈昆像片上的眼镜相遇，心头油然升起了喜悦，好象陈昆上光荣榜与我有关，是我参予斗争取得的胜利。想起那天支委扩大会上叫我生气的事，在心里慨叹地“唉”了一声。我扭过头，许姐正扶着自行车站在背后。

许姐约我到江边去。我们把车推到防汛水泥墙边，在江堤草坡上席地而坐。

她轻轻抚弄我的肩头，说我做了一天活，衣裳还挺干净。我说，采用潮模浇铸，扬尘少多了。我以为话题要转到陈昆，许姐却说，我穿啥衣裳都合身，都好看，又问我为啥不

喜欢穿花衣裳。我说，我有，穿啥都一样，穿工作服方便些。许姐又说，工作服有朴素大方的美，花衣裳有色彩鲜艳的美。在人们心目中，许姐属于“工农干部”那样一种类型的领导，她居然谈起生活的“美学”，我有些新奇了。

许姐见我愣着看她，并不在意地说：“有人觉得姑娘们穿花衣裳，就是资产阶级思想，就是变修了，这个观点你不会同意吧。如果有人提出这么个理论，说我们国家出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，就是姑娘们爱穿花衣裳，要铲除资产阶级思想，就要禁绝姑娘们穿花衣裳，你一定觉得荒唐可笑。其实，这类荒唐可笑的事，不仅有，而且多。”

许姐想的真是比我深，比我远。停了一会，她又说：

“荣荣，问题还不在穿不穿花衣裳上，人们思想上的是非界限搅乱了，这是最叫人担心的。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吧，比如有人说知识越多就越反动，钻研科学技术就是白专道路，这个荒唐可笑的理论，对革命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呀！好些人不敢进图书馆了，说是‘绞光脑汁还挨骂，不如回家抱娃娃’。埋头苦干的人，受到讥讽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人，反遭蔑视，这种情况难道正常吗？我们国家还贫穷，技术还落后，难道我们国家要永远穷下去，永远落后下去，才是我们子孙万代的光荣吗？魏荣同志，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非常需要那些为事业废寝忘食的知识分子啊。”

晚霞很好看，涛声很动人。许姐不再说了，她的话，给予我深刻的启示。可是，她为啥不提陈昆呢，我情不自禁地问：“许姐，你说陈昆同志怎么想的呀？”

许姐从思索中回来，若有所悟地说：“荣荣，你得说说心